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愛情關係中對方衝突管理方式與自身關係滿意度之關連

The Impact of Partner's Conflict Management on One's Own Satisfaction  
in a Love Relationship

doi:10.30074/FJMH.200706\_20(2).0003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0(2), 2007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0(2), 2007

作者/Author：張妤玥(Yu-Yueh Chang);陸洛(Luo Lu)

頁數/Page：155-17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7/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0706\\_20\(2\).0003](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0706_20(2).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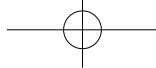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愛情關係中對方衝突管理方式與 自身關係滿意度之關連

張妤玟\* 陸 洛

**研究目的：**在華人集體主義與社會取向的文化下，對方的行為舉止對個人常造成很大的影響。本研究的目的即欲探究在愛情關係中對方的衝突管理方式與個人自身關係滿意度之間的關連，希冀能藉此反映華人文化的特色。**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為北部地區公私立大學中目前有交往對象的大學生，有效問卷為275份。**研究結果：**研究發現對方衝突管理方式中的「整合」、「謙讓」與自身的「關係滿意度」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而對方衝突管理方式中的「支配」則與「關係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結構方程模式結果顯示在女性樣本方面，「整合」、「支配」與「逃避」會透過對對方衝突管理的滿意度，影響到自身的關係滿意度；在男性樣本方面，則是只有「整合」的衝突管理方式會透過對對方衝突管理的滿意度，進而影響到自身的關係滿意度。**研究結論：**從研究結果可得知對方衝突管理方式對個人自身關係滿意度的重要性。此亦與深蘊在華人社會中的集體主亦與社會取向的文化脈絡息息相關。而有關男女性所偏好的與採取的衝突管理方式不同之處將從性別權力不平等的角度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關鍵詞：**愛情關係、衝突管理方式、關係滿意度

張妤玟：輔仁大學心理學系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組碩士，現任職於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研究助理(通訊作者；E-mail: grace0317@gmail.com)

陸洛：英國牛津大學心理學博士，專長於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組織健康心理學、工作壓力、跨文化組織行為研究，現為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收稿：2005年11月14日；接受：2006年03月14日





## 一、前言

「衝突」是影響愛情關係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衝突有可能造成關係的破裂，也有可能藉此而更瞭解另一半。西方心理學研究指出採用不同的衝突處理方式，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也會不同(Bushman, 1999；Rusbult & Zembrodt, 1983)。大抵而言，在衝突發生時若能同時關注雙方的需求是較好的衝突處理方式；逃避或高壓的方式會使得關係滿意度降低。國內也有研究者採用國外的分類方式進行研究，研究結果大致相同(張時雯，2003；劉惠琴，1995)。

上述的研究多是探討個人處理衝突的方式與自身關係滿意度之間的關連。這與西方個人主義下強調「自我瞭解」的文化氛圍有關。而華人的社會文化則是強調「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個人絕非孑然一身，而是鑲嵌在社會組織中的，生活中無時無刻都受到他人的影響(楊國樞，1993)。在愛情關係中也可看到華人對關係的重視，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自己的想法、願望，且更重視對方的想法、絞盡腦汁挑的禮物對方是否喜歡、對方如何看待自己的行為等。同樣地，當衝突發生時，雖然自己採取了某一種處理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但對方所做的反應對我們的感受有更為深刻的影響。因此，對華人的愛情關係來說，對方處理衝突的方式對個人的關係滿意度應是有其獨特的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目的為驗證「對方衝突管理方式」對「自身關係滿意度」的影響，並假設若對方採取整合或謙讓的衝突管理方式愈多，個人的關係滿意度便愈高；反之，若對方欲採取支配、逃避的衝突管理方式，則個人的關係滿意度則會愈低。並進一步探討性別差異，以對兩性在愛情關係中的互動有更細緻的瞭解。

### (一) 衝突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

衝突是每對情侶都會面臨到的考驗，因此大多數研究者在探討愛情關係時，皆相當重視「衝突」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所謂衝突，Brickman(1974)認為是一種資源爭奪的情況，其中一方獲得較多，則另一方必獲得較少。另外，Peterson(1983)從人際互動的角度來定義衝突，他認為當某人的行動妨礙或抵觸到另一個人的行動時，





則稱之為衝突。「衝突管理」意指面對衝突時所採取的各種處理方式；不同的研究者會採用不同的用詞，像是衝突反應方式、衝突因應策略，或是衝突處理方式等等。

在愛情關係來說，兩個人生活在一起或是兩人的生活非常緊密，常會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中產生衝突。諸多研究結果皆發現「衝突」對於提升愛情關係的穩定或是導致關係破滅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Heavey, Layne, & Chistensen, 1993; McGonagle, Kessler, & Gotlib, 1993)。如Metts與Cupach(1991)探討在愛情關係中不良的關係信念(dys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liefs)、衝突管理方式與關係滿意度之間的關聯。結果發現，擁有「衝突是不好的」或「另一半是無法改變的」這些不良信念的參與者，較傾向離開與忽略衝突情境，且會避免向另一半表達自己的想法。另外，Cramer(2000)的研究則發現影響關係滿意度的關鍵在於當事人處理衝突的方式以及這些衝突是否獲得圓滿解決。如發脾氣或逃避討論等負向衝突管理的確會造成較低的關係滿意度。國內研究則發現採取主動且具有建設性的衝突管理方式對關係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被動地讓關係惡化的忽視反應則會降低關係滿意度(張時雯，2003)。

在性別差異部分，Hojjat(2000)的研究指出女性知覺自己的衝突管理行為比男性知覺到的較為負向且主動；而男性知覺的自身衝突管理行為，則比女性知覺的來得正向且被動，兩者差異皆達顯著的統計水準。女性比男性了解伴侶的衝突管理行為，其了解也與男性知覺的自身衝突管理行為相符。這項研究也發現若是我們對伴侶的衝突管理方式有較好的了解，則關係滿意度也會較高。Bushman(1999)研究則發現，不論對男性或女性來說，固執、堅持己見的處理方式與衝突的層次有相關。也就是說，越是採用固執的處理方式，越會激發更嚴重的衝突。

在衝突管理研究的文化差異部分，Kim與Kitani(1998)認為自我概念中「獨立我」(independent self)較強的人，較偏好使用支配的處理方式；而自我概念中「互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較強的人，則應較常使用謙讓、逃避、整合與折衷衝突處理方式。研究結果也都支持這些假設。

大抵而言，從上述研究結果可歸納出說明自己的想法、整合雙方的意見與彼此各退一步等是較好的衝突管理方式，而逃避、忽略、離開衝突情境與支配對方



則對關係滿意度有負向的影響，另外像是Rahim與Bonoma(1979)分類的「謙讓」與Rusbult與Zembrodt(1983)衝突管理分類中的「忠誠」則是較無明顯證據顯示其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劉惠琴(1995)研究大學生感情衝突化解的過程也發現，衝突管理方式中的「謙讓」與關係承諾的關聯性並不顯著。

## (二) 華人文化人際互動之特色

社會取向是楊國樞(1981, 1982, 1993)綜合過去有關文獻與個人長期的研究觀察所提出的觀點，近年又將社會取向的概念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楊國樞, 2004)。「社會取向」意指個人融入或配合其社會環境的一套生活適應方式，強調將自己融入環境之中，以維護和諧關係、達成集體與社會目標的傾向。與社會取向相對應的概念是「個人取向」，強調個人主動控制、改變環境，以達成個人目標的傾向。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是人類與環境互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兩種模式。華人的社會取向之中還包含四種次級取向：家族取向、關係取向、權威取向及他人取向。這四種次級取向分別代表個人如何與團體融合(家族取向)，如何與其他個體融合(關係取向)，如何與權威或與團體有關之重要個體融合(權威取向)，以及如何與非特定他人融合(他人取向)。整體而言，「社會取向」強調的是傳統華人遷就、配合及融入其社會環境的運作方式。透過家庭教化、學校教化與社會教化的過程，自小從社會生活中學習而來。其中的四種互動方式已成為華人習慣性的社會適應機制，有效維持個人與關係中的對方、個別權威、家族、及非特定他人的和諧關係(楊國樞, 1993)。

愛情關係中個人與親密伴侶的關係應屬社會取向中的「關係取向」(有特定互動對象)，個人自我在關係中顯現的心理特徵則屬華人自我四元論中的「關係取向自我」。關係取向自我在心理特性上有著想與另一人成為一體的「融合趨勢」，互動時以雙方關係為脈絡，認同關係中的對方(關係性認同，個人取向自我則為認同自己)。在關係中個人會產生「關係性需求」，如依賴、互依、相互接受、相互分享等。情緒依附對象則為特定關係中的對方，個人的情緒也受會到對方影響(楊國樞, 2004)。也就是說，在關係中的個人，不單純地只要考慮自己而已，同時，在各個面向上皆會受到對方的影響。送禮行為便是個很明顯的例子，首先，華人需依照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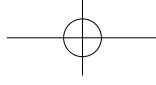


關係親疏的遠近來挑選禮物，將禮物贈與對方後，更是在意對方的評價與反應。在愛情關係中也常見一些顯著的例子，如個人原本的生涯規劃是打算要出國深造，但在進入愛情關係或婚姻關係後，因顧慮到對方感受、想法而打消原先的人生規劃。或是個人平常的裝扮也會盡量迎合對方的喜好，像是留長髮、化妝打扮等。藉此，我們也可瞭解在愛情關係中，對方對個人的重要性。不論是想法、情緒或行為均對個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1991)認為「關係取向」一詞，最能夠捕捉華人社會行為的神韻。此處的「關係取向」與上述楊國樞提出的「社會取向」中的關係取向是不一樣的。他們認為華人的生命只有透過與他人共存才能彰顯出意義。個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沒有了別人，個人的身體本色便失去了意義。也就是說，華人自我並不是一個個的自我，它對自己的存在、獨特性、方向感、目標和意願均沒有很強的自覺。自我與他人的界限不清，人我的疆界不明。因此，華人的自我可以稱為「關係性自我」，它對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覺察能力。別人會在自我中浮現，已經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何友暉等，1991)。國內另一位學者李美枝(1993)也提出相似的看法，她表示華人文化強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兩人關係，一個人的自我包含了與之親近的他人，兩人愈相容，視他人為自我一部份的認知也愈強。

透過上述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瞭解到對華人來說，互動對象對個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人際關係中重要他人的影響力更是顯著。在愛情關係中，兩人不僅是生活緊密交織在一起，雙方的自我也會彼此互相滲透，關係中的個人已不再是單純的自己。個人的關係滿意度除了自己能掌控的部分之外，有更大的部分是取決於對方的所作所為。因此，本研究將有別以往西方心理學探討「自己」衝突管理方式對「自己」關係滿意度的影響；筆者將研究視角扭轉過來，探討「對方」衝突管理對「自己」關係滿意度的影響。希望藉此能顯現華人愛情關係中，個人在意對方的心理特性。





### (三) 衝突管理的相關理論

衝突管理的分類相當多，簡單的分類法有二分法、三分法至五分法不等。在本土的衝突管理理論方面，黃囁莉(1999)曾針對華人的衝突化解方式進行結構性分析。她認為人際衝突是為因明顯利益、意見或目標的分歧，而導致雙方有所衝突。並以「對方的利益或意見」與「己方的利益或意見」兩個軸度交錯形成四個象限圖，分別為協調、抗爭、退避、忍讓。在象限圖上愈趨向正極表示該方獲利愈大，意見愈強勢；愈趨向負極表示該方損失愈大，或意見愈受貶斥。

「協調」是一種能創造「雙贏」局面的衝突管理方式，不論對己方或是對方均有利，也是四種衝突管理方式中對關係最具建設性的一個；「抗爭」是指為了爭取己方的利益或維護自己的立場，不惜削弱、抨擊對方的意見；「逃避」是對雙方皆不利的衝突管理方式，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平靜，但卻隱含著強大的殺傷力，甚至導致關係破裂。最後，「忍讓」的基本心態是以對方為重，犧牲自己順應他人。每種衝突化解方式可再細分為三種類型，共計有十二種分類(詳見黃囁莉，1999)。不過，該人際衝突化解方式並未進一步發展量表測量每種衝突管理方式。

Rahim(1983)曾依據Blake與Mouton(1964)提出的處理人際衝突類型與後續的理論分析(Rahim & Bonoma, 1979)發展出雙向度的組織衝突量表(the Rahim Organization Conflict Inventory-II, ROCI-II)。其理論架構與上述黃囁莉(1999)所提出的人際化解衝突方式是極為相似的。ROCI-II的編制架構為「關注他人」與「關注自己」需求的兩個向度，分為五種衝突管理方式(整合、謙讓、支配、逃避、折衷)。「整合型」衝突管理意指同時關注到雙方在衝突中在意的事物，實際的行為像是與對方合作(開放、交流資訊與檢視雙方差異點)，以獲取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式。「謙讓型」的衝突管理則是高度關注他人需求而對自己的關注較低，採取謙讓方式的人會企圖降低雙方的差異且強調彼此的相似處以滿足對方。「支配型」的衝突管理為高度關注自己但對他人關注較低，在處理衝突時會採取強迫性的舉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逃避型」的衝突管理則是關注自己與關注他人皆低，採取此類方式的人常會有退縮、推卸責任、不聽不聞不說的行為表現。最後，在四個象限的中間區域為「折衷型」的衝突管理方式，在處理衝突時會中度關注他人與自己的需求，其中意含「得



與失」的考量，雙方各退一步以獲得圓滿的解決(Rahim & Magner, 1995)。

黃囁莉(1999)提出的華人人際衝突化解方式則是以「對方的利益或意見」與「己方的利益或意見」為分類的軸度，一共有協調、抗爭、退避與忍讓四種衝突化解方式。我們可以發現兩個衝突管理分類背後的理論架構是相呼應的，因此具體的衝突管理方式也是相似的。整合、折衷—協調、謙讓—忍讓、支配—抗爭、逃避—退避，這四者的意涵均雷同。只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脈絡下，黃囁莉(1999)更突顯「利益」的考量。該衝突架構是設定在「人際衝突」的情境下，傳統文化強調「人際和諧」的處事原則，但當衝突發生時，當事人要如何兼顧人情與己利呢？這就攸關到雙方的「關係」為何，依據關係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衝突化解方式。若是工具性關係，則雙方都務求自己最大的利益，但若是情感性關係或是混合性關係，則較可能會顧及對方的利益。每一種衝突化解方式皆有其背後考量與適用時機，如面對強勢的對手，可能需採用忍讓的方式；身處高階手握大權的人，則可能採用威權的方式強迫對方採納自己的意見。

愛情關係也是人際關係的一種，尤其愛情關係的組成即為自己與對方，當探討愛情關係的衝突管理時，使用「對方的利益與意見」與「己方的利益與意見」的分類方式就非常適用。由於該人際衝突化解方式並未發展量表，故在本研究將採用與黃囁莉(1999)「華人人際衝突化解方式」結構相似的ROCI-II(Rahim, 1983)，進行衝突管理的測量。

## 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對象

以「目前有固定交往對象」的大學生為施測對象，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沒有設限，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進行。在抽取樣本的過程中，可能無法做到母群代表性，但筆者盡量增加樣本的異質性，以期增加研究變項的變異量，以利後續統計分析。研究範圍設定為北部地區各公、私立大學的在學學生。共計發放450份問卷，回收306份問卷，有效問卷為275份。其中，女性有140位，男性有135位，性別的比例





約為5：5；年齡介於17歲至30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1.33歲。以私立大學的大學生居多佔86.8%，國立大學的樣本則佔13.2%，絕大部分為異性戀者(95.6%)。

## (二) 研究工具

### 1. 對方衝突管理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對方衝突管理量表」採用由Rahim(1983)所編制的「Rahim組織衝突量表，第二版」修訂而成。ROCI-II以往大多用來測量組織中的成員如何處理與上司、同事、下屬的人際衝突，亦有研究者將其應用在社會關係上(父母、朋友、手足)，並進行因素分析，研究結果為四個因素：整合－折衷、謙讓、支配與逃避。各分量表的信度為.73至.92，內在一致性也很高(Hammock, Richardson, Pilkington, & Utley, 1990)。

ROCI-II一共有28題，其中整合7題、謙讓6題、逃避6題、支配5題，以及折衷4題；採用Likert式5點量尺。上述五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72與.77之間；後續的再測信度則介於.60與.83之間(Rahim, 1983)。Rahim與Magner(1995)針對ROCI-II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聚斂效度及區辨效度。

在正式施測前，先以北部地區某大學的在學學生為對象進行了一個小樣本的預試，以檢測翻譯量表的適切性與可轉移性。一共發放100份問卷，回收92份有效問卷。經資料分析後發現「折衷分量表」的信度不佳(Cronbach  $\alpha = .63$ )，且與整合分量表相關過高( $r = .54$ ,  $p < .000$ )。Hammock等人(1990)使用ROCI-II進行因素分析後，也將整合與折衷合併為一個「整合－折衷」因素，其他三個因素則維持不變。不過，筆者考量到合併量表可能會有各分量表比重嚴重不平衡的問題。故決定將折衷分量表全部刪除，在正式施測時僅使用原量表中的四個分量表，共計24題。

原量表的題目是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如：I try to investigate an issue with my\_\_\_ to find a solution acceptable to us.)，在本研究中則以「對方」取代「我」，請參與者回答他知覺到對方是採用何種衝突處理的方式(如：對方會與我共同研究，以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量表先由筆者與一位博士班研究生翻譯成中文，再請指導教授逐題校正，然後請四位研究生試填，共同討論是否有語意不清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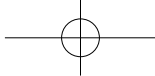
翻譯的原則力求與原文無誤，但另一方面亦考量到填答者閱讀的流暢，因此盡量避免將英文習慣用語直接翻譯的方式，使用貼近原意但又語意通順的字辭。填答採用Likert式5點量尺，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各分量表分別計分。以各分量表總分除以分量表題數的方式計算，平均數愈高表示參與者認為對方愈常使用該種衝突管理方式。正式施測的結果顯示各分量表都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79與.92之間。

國內有不少衝突相關的研究也是採用ROCI-II測量衝突管理方式，不過絕大部分是工商與組織領域。整體而言各分量表皆有不錯的信度(.59~.91)，但是關於量表的效度資料卻談的很少(謝明輝，2003；高士爵，2004；藍清水，2004；陳燕玲，1999)。王振鴻(1989)、鐘冠群(2004)與黃月琴(2001)研究的因素分析中，其結果與原量表皆有出入。

在本研究的因素分析部分，筆者採用主軸分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以Promax斜交轉軸來抽取因素，抽取結果為四個因素，各因素的解釋變異量分別為：整合分量表29.15%；謙讓分量表11.77%；逃避分量表7.95%；以及支配分量表4.54%；累積解釋變異量為53.41%。因素內的題項分布與Rahim(1983)的研究皆相同，顯示翻譯後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詳細的因素負荷值見表一。雖然此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與原量表相同，但筆者是初次將ROCI-II用於愛情關係中，目前的資料都還只是初步的結果，還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與更多相關研究才能顯現效度的好壞。另外，在問卷中增設一題「整體而言，我滿意對方處理衝突的方式」，可作為對「對方衝突管理方式」的滿意度測量。

## 2. 關係評估量表

本研究採用由Hendrick、Hendrick與Adler(1988)所編制的「關係評估量表」(the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RAS)測量關係滿意度。相較於其他測量關係滿意度的量表，RAS來得簡潔許多，且可廣泛的使用於愛情關係與婚姻關係中。研究證據也顯示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alpha$  = .86)、建構效度、預測效度均佳(Hendrick et al., 1988)。原量表共計七題，包含兩題反向題，使用Likert式7點量尺。在本研究的施測問卷中，絕大多數的題項為Likert式5點量尺，為求量尺前後一致方便研究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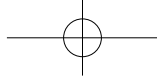


表一：對方衝突管理量表正式施測之因素負荷量

題 目	因 素			
	整合	謙讓	支配	逃避
對方會與我共同研究，以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83			
對方會整合我們兩人的想法，以達到共同的決策	.81			
對方會與我一起找尋能滿足雙方期待的解決辦法	.79			
對方會與我交換資訊，以一同解決問題	.77			
對方會講明雙方關注的重點，以求找到最好的解決方式	.77			
對方會與我合作，來做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決定	.77			
對方會與我一起努力，來更清楚地瞭解問題	.71			
一般而言，對方會滿足我的需求		.83		
對方通常會滿足我的願望		.79		
對方會為了我的期待而妥協		.76		
對方通常會對我讓步		.72		
對方常接受我的建議		.68		
對方會滿足我的期待		.57		
對方會用他(她)的影響力，使我接受他(她)的想法			.73	
對方會用高壓的方式，來做出對他(她)有利的決定			.70	
一般而言，對方會堅持他(她)自己的立場			.70	
對方會說服我，來做出對他(她)有利的決定			.68	
在爭執中，對方有時會竭盡所能來達到目的			.52	
對方會刻意避免成為話題焦點，且試著不與我起衝突			.47	
對方通常會避免與我公開討論彼此的差異				.75
對方會避免與我衝突				.70
對方會避免與我有不同的意見				.69
為了避免不好的感覺，對方會把不同的意見放在心裡				.66
對方會避免與我有不愉快的對話				.58

因素萃取方式：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轉軸方式：Promax



與者勾選，故此量表改採用Likert式5點量尺，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不同意」。總分愈高表示關係滿意度愈高。研究結果顯示關係評估量表的Cronbach  $\alpha$ 為.86，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 3. 統計方法

本研究採用SPSS for Windows 10.0版的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t檢定、相關、迴歸等統計分析；並以Amos 5軟體進行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統計顯著性定為 $\alpha = 0.05$ 。

## 三、研究結果

### (一) 研究變項統計分析—t 檢定

表二呈現男女性樣本在研究變項上的差異檢定。結果顯示在對方衝突管理方式中「謙讓」、「支配」，與「對對方衝突管理之滿意度」這三個方面有顯著的性別差異。亦即，女性較男性認為對方常採用「謙讓」的衝突管理方式；女性也較男性滿意對方衝突管理的方式。另一方面，比起女性，男性認為交往對象較常採用「支配」的衝突管理方式。在關係滿意度上則是沒有顯著差異

表二：研究變項之性別差異

	題數	女性樣本(N=140)			男性樣本(N=135)			df	t
		人數	平均數(分數範圍)	標準差	人數	平均數(分數範圍)	標準差		
對方衝突管理方式									
整合	7	140	3.75 (1.29-5)	.74	134	3.60 (1.43-4.86)	.74	272	1.75
謙讓	6	140	3.66 (1.67-5)	.71	135	3.30 (1-5)	.69	273	4.32***
支配	6	140	2.56 (1-4.40)	.78	134	2.87 (1-4.8)	.74	272	-3.39**
逃避	5	137	3.08 (1-4.67)	.75	134	3.02 (1.33-4.83)	.70	269	.70
對對方衝突管理之滿意度									
	1	140	3.51 (1-5)	1.10	135	3.23 (1-5)	1.10	273	2.09 *
關係滿意度									
	7	140	27.01 (12-35)	4.67	134	26.75 (13-35)	4.81	272	.47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二) 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

表三呈現的是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分析，表三右上三角為女性樣本，左下三角則為男性樣本。雖然右上三角與左下三角的數據略有不同，但相關結果的方向性則是相同的。不論男性或女性樣本在對方衝突管理方面，「整合」與「謙讓」為中度正相關( $r_{女} = .54, p < .001$ ;  $r_{男} = .46, p < .001$ )；「支配」與「整合」( $r_{女} = -.31, p < .001$ ;  $r_{男} = -.26, p < .01$ )、「支配」與「謙讓」( $r_{女} = -.39, p < .001$ ;  $r_{男} = -.29, p < .001$ )皆為低度負相關；「謙讓」則與「逃避」具有中低度正相關( $r_{女} = .38, p < .001$ ;  $r_{男} = .39, p < .001$ )。「對對方衝突管理之滿意度」與「整合」( $r_{女} = .68, p < .001$ ;  $r_{男} = .63, p < .001$ )、「謙讓」( $r_{女} = .49, p < .001$ ;  $r_{男} = .36, p < .001$ )、「關係滿意度」( $r_{女} = .47, p < .001$ ;  $r_{男} = .49, p < .001$ )具有中高度的正相關，與「支配」則為低度負相關( $r_{女} = -.34, p < .001$ ;  $r_{男} = -.21, p < .05$ )。最後，「關係滿意度」與「整合」( $r_{女} = .57, p < .001$ ;  $r_{男} = .40, p < .001$ )、「謙讓」( $r_{女} = .56, p < .001$ ;  $r_{男} = .38, p < .001$ )的衝突管理方式為中度正相關，與「支配」為低度負相關( $r_{女} = -.34, p < .001$ ;  $r_{男} = -.20, p < .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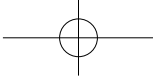
表三：男女樣本研究變項之間相關<sup>1</sup>

	整合	謙讓	支配	逃避	對對方衝突管理滿意度	關係滿意度
對方衝突管理方式						
整合	1.00	.54 ***	-.31 ***	-.01	.68 ***	.57 ***
謙讓	.46 ***	1.00	-.39 ***	.38 ***	.49 ***	.56 ***
支配	-.26 **	-.29 ***	1.00	-.09	-.34 ***	-.34 ***
逃避	.11	.39 ***	.01	1.00	.14	.08
對對方衝突管理滿意度	.63 ***	.36 ***	-.21 *	.14	1.00	.47 ***
關係滿意度	.40 ***	.38 ***	-.20 *	.13	.49 ***	1.00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sup>1</sup>：右上三角為「女性樣本」，左下三角為「男性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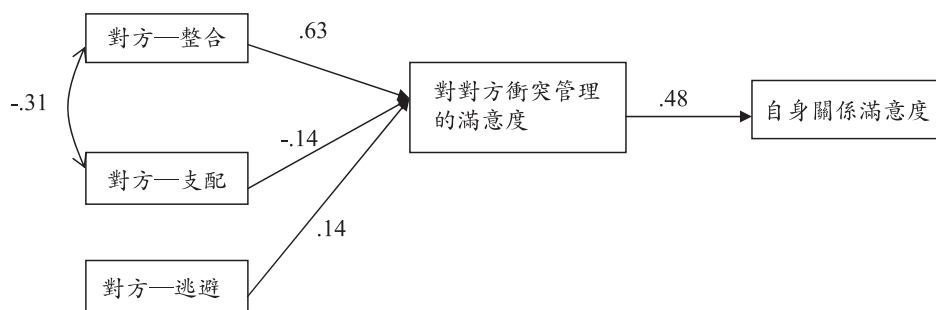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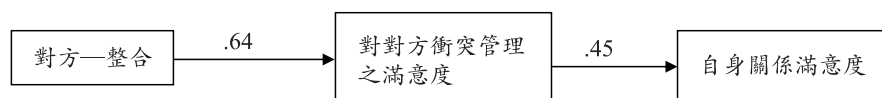
### (三)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女性樣本：以「對對方衝突管理的滿意度」為中介變項預測「對方衝突管理方式」對「自身關係滿意度」的影響，由圖一可以看出，中介變項的效果是存在的，對方衝突管理方式中的「整合」與「逃避」對「對方衝突管理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力，「支配」則是有負向的影響，進而影響到自身的關係滿意度。「謙讓」的效果則是不顯著。此模式的卡方值為29.91( $df = 5, p < .000$ )，GFI為.93，AGFI為.80，而RMSEA則為.18。

男性樣本：由圖二可以看出男性樣本與女性樣本在結構方程模式上的不同，僅有「整合」的衝突管理方式會透過對「對方衝突管理的滿意度」影響「自身關係滿意度」。其他三種衝突管理方式的影響效果則是不顯著。此模式的卡方值為.83( $df = 1, p > .05$ )，GFI為.99，AGFI為.97，RMSEA則是為.00。



圖一：女性樣本之結構方程模式



圖二：男性樣本之結構方程模式



## 四、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愛情關係中「對方」衝突管理方式對「自身」關係滿意度的影響。研究樣本女性稍多，私立大學居多，平均年齡為21.33歲。在研究變項方面，女性樣本較男性樣本認為交往對象常採用「謙讓」的衝突管理方式；男性較女性容易認為交往對象採用「支配」的衝突管理方式。整體而言，女性也較男性「滿意對方衝突管理的方式」。而不論男女樣本，對方採取「整合」與「謙讓」的衝突管理方式與「自身關係滿意度」是具有正向的關連；對方採取「支配」的方式，則是與「自身關係滿意度」有負向的相關。

### (一) 女性支配，男性謙讓？

針對這樣的結果，筆者認為有兩個可能性，一為愛情關係中的「權力與支配」，另一則為性別角色行為。首先，以往親密關係的研究在探討「權力」等議題時，多是在「婚姻關係」的氛圍中做討論。婚姻關係可視為「社會制度」的縮影，是現行社會的複製。當一個社會是「父權」體制的文化時，該社會中的婚姻關係也會以「男性」為主要掌權者。傳統中國文化便是以「父權」為主的社會，因此，我們社會中的婚姻關係也是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規範。在婚姻關係中，男性所掌握的資源與權力也比女性來得多。既然如此，何以在本研究中發現「逆轉」的結果呢？也就是女性較常採用「支配」的方式，而男性較常採用「謙讓」的方式。

由於本研究對象為目前有交往對象的「大學生」，是處於「愛情關係」的階段，而非「婚姻關係」中。在「愛情關係」階段，「女性」握有交往對象的選擇權，而「男性」在求偶過程中，為了贏得佳人的歡心，往往需付出許多努力與犧牲（如採用謙讓的衝突管理方式）。也就是說，可能由於女性在「愛情關係」中因握有決定交往與否的選擇權，而與「婚姻關係」中的女性所處的權力位階是不一樣的。

本研究的受試都是在校學生，填答問卷所依據的目前進行中愛情關係的平均交往時間為20.60月（標準差為17.00月），刪除兩極端各5%觀察值後的平均交往時間則為18.80月。50%的受試者交往時間至多為18.00月，其中25%的交往時間則是不到8





個月，顯示這些愛情關係多還在初期階段，以台灣的社會現狀而言，可能還在「追到手」之前的愛情關係。另外，有69%的受訪者自稱與戀愛對象不同住，承認固定同住的比例只有6.6%，顯示本研究受訪者中已發生親密關係的人數可能也不多，顯示這些愛情關係確可能仍在「追求」和「努力維持並力求發展」的階段，此時對衝突的處理方式非常可能與「追到手」之後的愛情關係不同，也與婚姻關係不同。發生親密關係後，女性可能更怕失去關係，而在互動中居於弱勢，在衝突時一再退讓，犧牲自身福祉，頗似傳統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處境。概言之，本研究所發現的女性多採支配，男性多採謙讓的衝突處理模式，可能僅適用於「追到手」之前的愛情關係，或稱女性在關係中較居強勢的情形。

女性支配男性謙讓的情況也很類似國外婚姻關係研究中的「妻子追擊—丈夫退縮」的模式(Pursuit-Withdrawal cycle)。也就是妻子會有較多且強勢的衝突管理行為，但丈夫則多是使用調和的方式來面對衝突。Hojjat(2000)的研究也是一致的結果，女性會使用較負向且積極的處理方式，男性則是較常採用正向但被動的方式。

國內本土化的婚姻研究中則有比較不一樣的發現，與愛情關係的兩人世界不同，婚姻關係涵蓋了雙方家庭、代間、夫妻與子代的不同關係，因此婚姻關係的衝突有許多方面是來自文化脈絡中的「父系結構」(劉惠琴，2003)。由於這樣的文化背景，婚姻中的女性常扮演順從的一方，而不像西方研究中那般「主動強勢」，也因此長期有著既怨又苦的心理反應(利翠珊，1995)。但也由於妻子的順從忍耐犧牲，丈夫感念妻子的付出，華人婚姻滿意度有著不同西方的情感觀點—恩情(Li & Chen, 2002)。在上述這些研究中我們都可看到研究者強調文化規範對婚姻關係的影響，也因此累積了許多不同於西方研究的豐富研究成果。

愛情關係會受到多少道德規範的影響呢？尤其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交往時間並不算長，雙方亦沒有法律的約束，關係可以隨時結束，因此無需為對方做這麼大的犧牲，只需考量自己與雙方的問題，與西方婚姻關係(夫妻軸)的背景較相似，或許這也是為什麼研究結果與國內傳統女性地位相反的原因。不過筆者同意長期穩定的愛情關係其情況與交往初期的愛情關係確有不同，應會越來越類似婚姻關係，尤其當男女雙方有了身體上的親密關係，依賴程度加深或開始接觸對方的家人之後，社會道





德規範的約束力便會漸漸滲透到關係之中。此時的衝突管理方式還會是女性支配男性謙讓嗎？答案可於日後研究愛情長跑的情侶來窺探一二。

## (二)「衝突管理方式」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

從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對方採取「整合」與「謙讓」的衝突管理方式與自身的關係滿意度是有正相關；而「支配」則是與關係滿意度有負向關連。而SEM結果則顯示，不論是男女性樣本，當對方採用「整合」的方式時，我們會較滿意對方的衝突管理方式，而個人的關係滿意度也會較高。另外，在女性樣本方面，對方採用「支配」與「逃避」的方式，也會透過「對對方衝突管理的滿意度」來影響個人的關係滿意度。不過，其中「逃避」卻呈現「正向」的影響力，與假設不同，也與先前研究結果不符，關於這樣的結果，筆者認為「逃避」或許可視為隱性的「謙讓」，雖然採逃避方式者對自身和對方的關注都低，不同於採謙讓者以犧牲自身福祉來成全對方的「高調」表現，但至少避免了直接正面的衝突，在愛情關係的早期雙方都還在彼此試探的階段中，可能也有正面的意義，使關係不致面臨「存」或「亡」的兩選一困境。對被追求的女性而言，男性的逃避式衝突處理至少保全了自己的面子，或許也給女性一線希望：他至少不是凡事要我順著他的大男人！當然，這樣的幻想是否會幻滅，就端視男性進入關係穩定期後的表現了，這當是後續研究值得關注的一個有趣議題。

先前研究如Bushman(1999)指出，愈使用「固執」、「堅持己見」的協調方式，愈會激發更嚴重的衝突；Metts與Cupach(1991)表示「表明自己意見」的衝突管理方式與關係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雖然西方研究多探討「自己」衝突管理方式與「自己」關係滿意度的關聯，與本研究的視角不同，但仍可看出，不論自己或是對方，採取「整合」這種同時關注雙方需求的衝突管理方式對關係滿意度是較有幫助的，「支配」這種只關注自己需求的衝突管理方式，則是對關係滿意度有負向的影響。

在本研究結果裡「對方衝突管理方式」中「逃避」的測量與其它變項的相關極低，對於這樣的結果，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可能性。首先，當對方採取「逃避」的方式時，個人對於對方的想法是不清楚的。「逃避」屬於「關注他人低，關注自己



低」的向度，不爭取自己的權益，也不滿足對方的需求。事實上，採取此方式的實際作為是「無」(do nothing)，提供的訊息量極少。在沒有實際作為的情況下，對個人的關係滿意度可能也就沒有立即的影響。但倘若互動雙方有一方傾向於積極處理衝突，則對方採取逃避的處理方式，便很有可能造成另一半不高興或引發進一步的衝突。關於這點則需以配對樣本研究才能釐清細部的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我們也可能會採用逃避的衝突管理方式。當互動的對方十分固執、無法溝通時，個人也會較常採用逃避的方式。由之前的互動經驗得知兩人的衝突是解決不了的，認為對方「有理說不清」，久而久之，便演變成採取「逃避」的方式。也就是當發生衝突時，個人「擱置」衝突問題，可能直接離開衝突現場，或採取心理區隔的方式，不聽不聞對方的要求。但這樣的作法，長期下來可能會使兩人關係落入「循環衝突」的痛苦之中。

最後，可能是「睡眠效應」(sleeper effect)的影響。睡眠效應意指該操弄可能是有顯著影響的，但需一段足夠的時間才能顯現出該影響力。而受限於研究測量時間，而造成操弄不顯著的結果。黃曬莉(1999)提出人際和諧與衝突分析架構時，就曾說到「逃避」的衝突管理方式，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平靜，可以淡化衝突，但卻隱含著相當大的殺傷力。長期下來，可以使雙方的關係惡化，甚至斷裂。因此，若要對「逃避」的衝突管理方式有進一步的瞭解，可能需進行「追蹤式」的長期研究，才有可能看出其中的影響力。

## 五、結 論

誠如前述的文獻所述，華人的我我的界線相對來說是較模糊的，不像西方文化那般強調個體獨立性(何友暉等，1991)。李美枝(1993)也表示華人文化強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兩人關係。因此，在研究華人愛情關係的特色時，不應只考慮「自己」的特質、想法、行為對「自己」關係滿意度的影響，「對方」的反應、行為、思想也時時刻刻影響著我們。本研究便是希望展現華人的此項特色，因此轉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探討「對方」對「個人」的影響，而研究結果亦支持了這個觀點。







而綜合目前的研究結果可知對於愛情關係中的情侶來說，不論是自己或是對方，在處理衝突時若是一味採取強迫式的高壓處理方式，關係滿意度只會直線下降；若是能兼顧雙方的權益、感受，進行理性的溝通，對於關係滿意度的提昇皆是有顯著幫助的。

## 六、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有效樣本數為275人，多數為私立大學的大學生。雖然筆者不假設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學生在研究變項上會有顯著差異，但若能增加國立大學的樣本，想必更能拓展樣本的異質性。此外，本研究的樣本為「大學生」，此樣本的特性應與「高中職、中輟生、社會成人」等有所不同。研究結果的部份，應保守推論至其他大學生而已。

進行「愛情關係」的研究若能同時蒐集雙方的資料，也就是採用配對樣本設計是最理想的；很可惜，本研究無法做到配對樣本設計，只能先將焦點放在「對方」對「個人」關係滿意度的影響上。這樣的作法是企圖強調華人愛情關係與西方愛情關係不同之處，而不是否定「個人」對「個人關係滿意度」的重要性。在後續研究方面，可採「配對樣本設計」，不但測量個人「知覺到」對方採取的衝突管理方式，也測量自己的衝突管理方式。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瞭解雙向的「衝突管理方式」與「關係滿意度」之間的關連。進一步的研究結果將可幫助實務工作者在處理愛情關係的個案，希望能有助於化解因衝突而造成的衝擊。

另外，本研究所採用的衝突管理量表，經預試分析後僅採用其中四個分量表(整合、謙讓、逃避、支配)，資料分析顯示所採用的四個分量表信效度皆良好。「折衷」分量表因信度不佳因此在正式施測時並未納入一併測量。國外的相關研究也顯示「折衷」此一構念易與「整合」聚集為同一個因素(Hammonck et al., 1990)，在本研究中此兩個構念亦達顯著的中度正相關( $r = .54, p < .000$ )。因此，關於「折衷」分量表在ROCI-II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該概念架構是否有更簡潔的進步空間，這些都是可以在未來更進一步釐清的疑問。





最後，愛情關係為一互動關係，有許多研究問題，非通則取向所能解決的。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方法，探討對方衝突管理方式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目的為找一概略、普遍的影響效果。結果也發現這些研究變項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是存在的。但衝突的測量是橫切式的，衝突的演變與關係之間的影響卻是循環不斷的，此種「歷程性」的交互作用對於瞭解衝突管理與關係滿意度兩者之間的關聯亦相當重要。通則取向與特則取向為不同的研究典範，兩者所能回答的問題也不同。雖然特則研究非本研究一開始的研究旨趣，但在後續研究方面，可以進行如深度訪談方式的特則研究，以使愛情關係的研究結果更為豐厚。

## 註 解

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使本文陳述更佳清晰簡潔。亦感謝研究進行中，研究團隊的協助與支持。





##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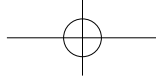
- 王振鴻(1989)：《國中校長領導型式、教師同理心與教師衝突反應方式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1991)：〈關係取向：為中國社會心理方法論求答案〉。載於楊國樞、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李美枝(1993)：〈從有關公平判斷的研究結果看中國人之人已關係的界線〉。《本土心理學研究》，1，頁267-300。
- 利翠珊(1995)：〈夫妻互動歷程之探討—以台北地區年輕新婚夫妻為例的一項初探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4，頁260-321。
- 高士爵(2004)：《探索直系主管的衝突管理風格對領導效能的影響—以性別角色為干擾變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張時雯(2003)：《大學生自我效能、衝突反應方式與戀愛關係品質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心理與輔導組碩士論文。
- 陳燕玲(1999)：《宗教信仰、價值信念與人際衝突因應行為的關係》。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月琴(2001)：《國外衝突管理風格與溝通策略對國內軍訓教官工作滿足感之影響研究》。私立大葉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囁莉(1999)：《人際和諧與衝突》。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楊國樞(1981)：〈中國人的性格與行為：形成與蛻變〉。《中華心理學刊》，23卷1期，頁39-55。
- 楊國樞(1982)：〈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載於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楊國樞(1993)：〈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載於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楊國樞(2004)：〈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22，頁11-80。





- 劉惠琴(1995)：〈感情衝突化解歷程的結構模式〉。《應用心理學報》，4，頁1-38。
- 劉惠琴(2003)：〈夫妻衝突調適歷程的測量〉。《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6卷1期，頁23-50。
- 謝明輝(2003)：《衝突解決、團隊價值觀一致性與團隊滿意關係之研究》。國立台北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碩士論文。
- 藍清水(2004)：《宗教組織志工衝突認知、衝突處理技巧與組織承諾關聯性之研究》。私立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鐘冠群(2004)：《部門內人際衝突與員工效能：調節變項之研究》。私立中原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Blake, R. R., & Mouton, J. S. (1964). *Managerial grid*. Houston, TX: Gulf.
- Brickman, P. (1974). Rule structure and conflict relationships. In P. Brickman(Ed.), *Social conflict*. Lexington, MA: D. C. Heath.
- Bushman, W. J. (199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lict, love and satisfaction and relationship beliefs, problem-solving techniques and negotiating strategie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The Sciences & Engineering*, 59(8-B), 4534.
- Cramer, D. (2000).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conflict styl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4(3), 337-341.
- Hammock, G. S., Richardson, D. R., Pilkington, C. J., & Utley, M. (1990). Measurement of conflict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 577-583.
- Heavey, C. L., Layne, C., & Chistensen, A. (1993). Gender and conflict structure in marital interaction: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1, 16-27.
- Hendrick, S. S., Hendrick, C., & Adler, N. L. (1988). Romantic relationships: Love, satisfaction, and staying togeth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980-988.
- Hojjat, M. (2000). Sex dif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conflict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 598-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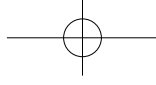




- Kim, M. S., & Kitani, K.(1998).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s of Asian- and Caucasian-American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Hawaii.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8(1), 51-68.
- Li, T. S. (利翠珊), & Chen, F. M.(陳富美) (2002). Affection in marriage: A study of marital en-qing and intimacy in Taiw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y*, 3(1), 37-59.
- McGonagle, K. A., Kessler, R. C., & Gotlib, I. H. (1993). The effects of marital disagreement style, frequency, and outcome on marital disrup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0, 385-404.
- Metts, S., & Cupach, W. R. (1991). The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beliefs and problem-solving responses on 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7(1), 170-185.
- Peterson, D. R. (1983). Conflict. In H. H. Kelley, E. Berscheid, A. Christensen, J. H. Harvey, T. L. Huston, G.. Levinger, E. McClintock, L. A. Peplau, & D. R. Peterson (Eds.), *Close relationships*. NY: W. H. Freeman.
- Rahim, M. A. (1983). A measure of styles of handing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6, 368-376.
- Rahim, M. A., & Bonoma, T. V. (1979).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A model for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44, 1323-1344.
- Rahim, M. A., & Magner, N. R. (1995).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tyles of handling interpersonal conflict: First-order factor model and its invariance across group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0, 122-132.
- Rusbult, C. E., & Zembrodt, I. M.(1983). Responses to dissatisfaction romantic involvement: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 274-293.







# The Impact of Partner's Conflict Management on One's Own Satisfaction in a Love Relationship

YU-YUEH CHANG\*, LUO LU

**Purpose:** In Chinese societie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is a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area;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is even more rarely studied. In the prevailing Chinese collectivist and social-oriented culture, one's partner's conflict management behaviors and styles might have great impacts on one's own perception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quality.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thus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ner'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one's own satisfaction towards a love relationship. This is a fresh angle to look at conflict management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reflecting a distinct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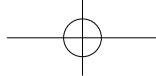
**Methods:** A pilo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suitability of self-developed scales as well as the transportability of scales in western origin. In the formal study, structural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collect research informatio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Northern Taiwan with dating relationship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275 returned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re were near equal proportion of male and female respondents, with a mean age of 21.33. Most of them (95.6%) were heterosexual.

**Results:** Analyses revealed that partner's conflict management (integrating and obliging)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ne's ow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whereas partner's dominating conflict managemen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one's ow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revealed some interest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chanisms facilitat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Specifically, for women, integration, dominance, and avoidance affecte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rough one's satisfaction towards partner's conflict management; for men, integration was the only factor affecting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rough one's satisfaction towards partner's conflict management.

---

Yu-Yueh Chang: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Luo L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onclusions:**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partner's conflict management behaviors and styles on one's own perception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quality, for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were incorporated in the wider prevailing Chinese collectivist and social-oriented cultural framework. Furthermore, our results also highlighted the intriguing differentials regarding both preferred and most often adopted conflict management behaviors for men and women in love relationships. These results we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gender-based power imbalanc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love relationship, conflict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